
反權威並不等同反知識和反科學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美國有線新聞網絡（CNN）節目主持人安德森·庫珀（Anderson Cooper）將美國疫情失控歸咎於美國人反智、反科學、反權威的心態。筆者認為，嚴格來說，那些人並不是反對知識或者科學，他們仍然相信自己版本的資訊和搜習資料的方法，但並不接受出自其他權威的知識和科學方法。

筆者在基督徒群體內外都觀察到這種態度，我先舉出基督徒群體的例子，「創世紀答案」（Answer in Genesis）是一個追隨基要主義的護教組織，基於對創世記的字面理解，這個組織鼓吹「年輕地球創造論」，認為在上帝創造天地之後，地球只有幾千年歷史。格雷格·戴維森（Gregg Davidson）是地質與地質工程學教授，戴維森和他的同事寫了一本書來駁斥年輕地球創造論，有一次他邀請「創世紀答案」的學者進行對話，但對方不客氣地告訴戴維森：「你是一個二流的地質學家。」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戰略，首先完全否定對方的權威，然後用自己版本的科學知識去肯定「年輕地球創造論」。

在平時這種反權威態度並不會構成太多傷害和破壞，但是，在面對武漢肺炎這種大災難的時候，反權威態度便會令整個社會步向鐵達尼的命運。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（NIAID）主任安東尼·福西（Anthony Fauci）明確表示，民眾並沒有以合理的科學態度去回應這一次公共衛生的危機，他說：「人們不信任科學，因為科學被視為權威。」德克薩斯州州長丹·帕特里克（Dan Patrick）反對要求民眾外出戴口罩的法律，他說福西「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.....德州人不再需要他的建議。」特朗普總統的貿易顧問彼得·納瓦羅（Peter Navarro）是經濟學家，七月中旬他在《今日美國》發表了一篇文章，他批評福西在抗疫上「所有東西都做錯」，納瓦羅只是不承認福西的權威，他並不是反知識和反科學，他說因為自己受過統計學訓練，所以可以判斷由數據而來的結論孰真孰假。福西坦言自己在白宮不受歡迎，最近他又說自己接到很多恐嚇和侮辱性的郵件，令人感嘆的是，筆者認識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也加入了攻擊福西的行列。

相對於美國文化，儒家文化十分尊重權威，當某人坐了一個值得尊重的「座位」（頭銜或者身份）上面，你便需要對他表現出尊重的態度，例如在民國時期，士兵尊稱師長為「師座」，軍長為「軍座」，官員尊稱蔣中正委員長為「委座」；天主教徒尊稱教宗為「宗座」，丈夫則尊稱太太為「太座」（但我從未聽過丈夫被尊稱為「夫座」）。《論

語·泰伯》有云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意思是：你不是處身於那個職位，你便不能做那職位的事情，否則你就是越權。又或者可以說，你沒有那個頭銜和位置所賦予的權威，你便不能做與你位置不相稱的事情。曾子亦有類似的說法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孟子說得更加嚴重：「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」意思是：你沒有身份和權威而亂說話，就是一種罪惡！以上的說法和孔子的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的正名理論是一致的。在平時，這種順從權威的態度令學生尊師重道，令學習事半功倍，令人民奉公守法；在大難臨頭的時候，人們會信任權威人士的科學指引。基於這種儒家精神，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·貝爾（Daniel Bell）倡導由權威和政治精英去領導國家，但筆者對這說法是有所保留的。

那麼，為什麼美國文化會出現這種反權威的態度呢？現在已經有許多理論去嘗試解釋這個現象，例如說美國新教精神破除了天主教和英國聖公會的壟斷，人們相信可以建立自己的屬靈深度，神職人員的權威色彩大大沖淡；在西漸運動（Westward movement）的過程中，美國政府沒有對來到西部的拓荒者提供足夠的基礎建設和人身保護，拓荒者只能夠靠自己殺出一條血路；二十世紀 60 年代，嬉皮士運動、性解放運動、反越戰運動、婦權運動推倒了建制和傳統價值，人們眼中的權威是妨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；美國自建國以來人民已經不信任政府和設法限制政府的威權，1972 年至 74 年的水門事件更令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破產；後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拉到了絕對權威，人們接受多元思想.....。

以上所說都是有一點道理的，但這種事後分析可能已經於事無補，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怎樣在教會內外去建立尊重權威的態度，從而尊重知識和科學。

2020 年 7 月 24 日

[更多資訊](#)